

一天中的手

编剧: M. 罗

姆.

丹.赫拉布罗维茨基.

导演: M. 罗

姆.

(文学剧本)

一年中的九天

專集之一

(內部資料，望勿外傳)

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

編 者 說 明

1. 为了有助于我国电影工作者較全面地了解苏联电影近况，我会編印一套苏联电影內部材料，供参考。

2. 由于这套材料系在匆忙中赶譯和編輯起来的，因此无论譯文和編輯方面都有很多缺点甚至錯誤，希同志們鑒諒。

3. 如引用譯文时請与我会外国电影研究室联系，以便核对原文，达到准确和不致疏漏。

4. 本輯为影片《一年中的九天》專集，共分一、二两集。第一集为文学剧本、镜头紀錄本及作者簡介等。第二集为导演的后記，編剧和导演回答記者問題的談話，以及一些評論文章选譯，有关本片的另一篇比較重要的評論文章《如此水平？》，因已收在《苏联电影文集》第一輯中，这里省略。苏联国内部分的文章系按發表的时间順序排列，有关国外評論部分，由于語言文字的限制收集得很不完全，希同志們諒解。

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

1963年3月

目 录

关于影片《一年中的九天》..... (1)

《一年中的九天》(电影文学剧本) M·罗姆 Д·赫拉布罗維茨基 (3)

《一年中的九天》(电影镜头纪录本)..... (103)

附录:

罗姆简介..... (221)

赫拉布罗維茨基简介..... (222)

关于影片《一年中的九天》

影片《一年中的九天》是苏联莫斯科电影制片厂1962年的出品，影片在拍攝期間曾暫名为《我走向未知数》。影片編剧是M·罗姆和П·赫拉布罗維茨基，导演是M·罗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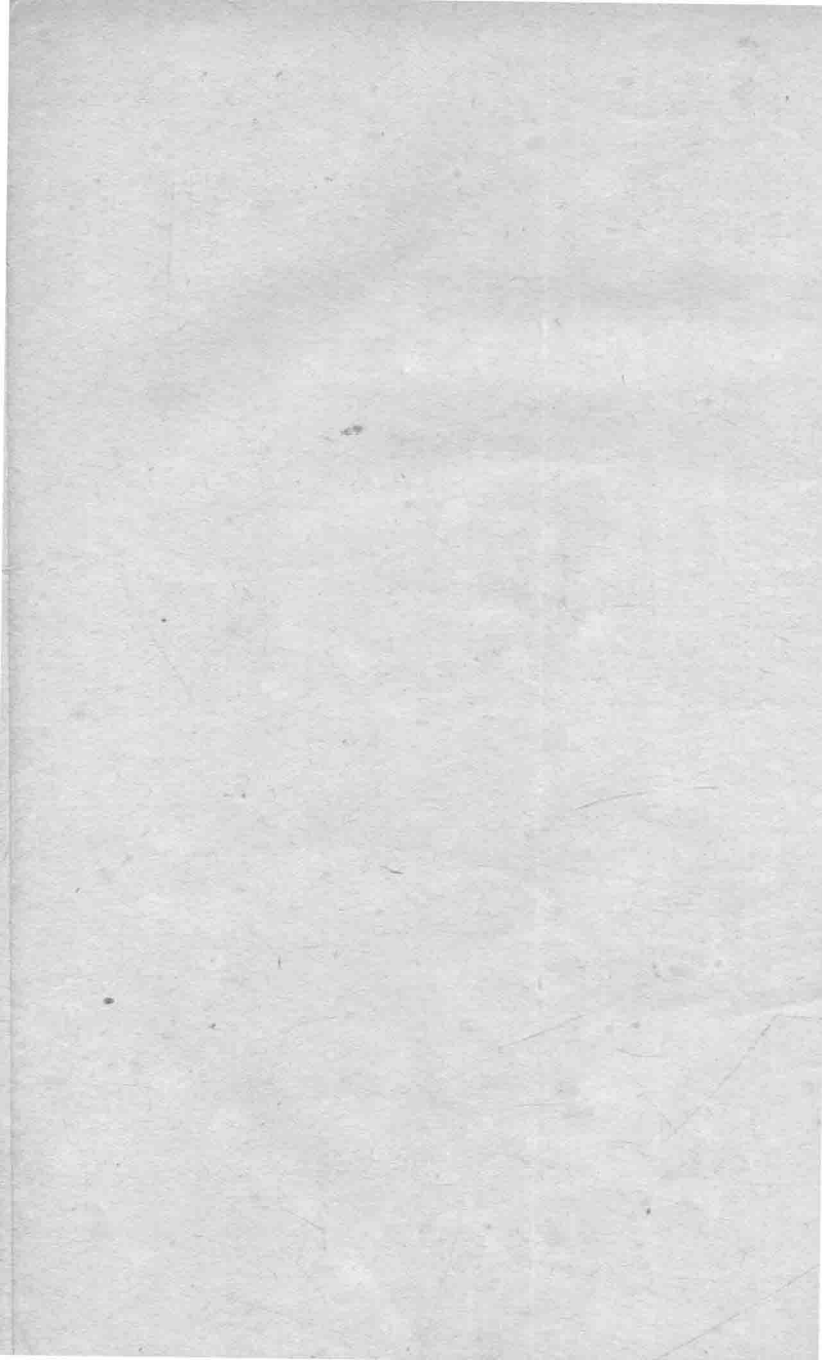
罗姆曾介紹这部影片說：“影片內在的主题是苏維埃人的自我牺牲和純潔。我希望它成为一部現代的影片，希望我国人民能在主人公身上認出自己来。因为令影片中的人物关心和激动的事情也正是令全体苏联人民关心和激动的問題。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問題，人类的命运問題，科学的道路問題和道德及人道主义的問題。”

影片于1962年初在莫斯科映出。評論界的反映基本是好的，但也有的評論对影片提出批評。这年7月，影片被送至卡罗維·發利国际电影节参加比赛，結果获得大奖。今年初，影片被提名为1963年列宁文艺奖金候选作品，但在复选时落选。

《一年中的九天》

(电影文学剧本)

М·罗姆
Д·赫拉布罗維茨基



《一年中的九天》^①

我們講的这个故事，开始是發生在远离莫斯科的一个很小的市鎮里，那里只有几条街道圍繞着一个很大的物理研究所。故事的經過時間是一年。我們只選擇了这一年中的九天。至于为什么偏偏要講这几天，这你們以后自己自然会明白的。

第 一 天

初 秋

現代化物理研究所的調度室。瓷磚地面宛如明鏡一般冰冷、光滑，来自上面某处的电光就像流水一般源源不断。——半圓形的正面牆壁上安置着几百种仪表：一大排繁雜的字盘和指針，暗光的訊号灯时而划着寬寬的帶形，时而像雅致的虛綫似的集結成几米長的矩形。

……調度室的中央有一个操縱台。許許多多的指示器，旋鈕，按鈕和鈎鏈。一片寂靜。操縱台旁，一个少女

① 根据原書注，这个文学剧本的对話台詞在拍攝前的排練过程中有了部分的变动，但發表的这个剧本仍然是按原来的定稿排印的。只是 在一些最重要的地方按后来的变动进行了修改。——編者

和一个青年男子各自坐在轉椅上。他們留心地觀察着每个仪表。

少女用手掌托着腮。空閑的一只手放在操縱台上。旁边是青年男子的一只手。

他們倆的臉龐。

他們倆的手。

青年男子的手放在少女的手上。

兩張緊張起来的幸福的臉龐。

一声剧烈的鈴响。

少女的臉和青年男子的臉急速地轉过来。

訊号灯閃爍起来。

四个仪表上的指針顫动了一下，向右划下去。

声音强烈的警报笛噪叫了起来。

警报。

一扇笨重的混凝土門扭轉着关上。

另一扇这样的門。

又有一扇門。

一个人跳到走廊里来。

几个研究所工作人員停止了观察仪表的工作……

有人对着電話話筒大声地說着。

有人沒把話听完就扔下了電話話筒。

接着是最后一个很長的展示惊慌的鏡頭：我們面前出現了一个望不到尽头的混凝土造的曲曲折折的長廊。这里完全是各种粗細不等的導綫和电纜。導綫（黑色的、暗灰

色的、紅色的、黃色的、深藍色的），有些貼在天花板下拉着，有些五十根捆在一起，一束束地懸挂着，有些又重又粗的，則是放在架板上順着牆壁伸延着。塗上樹脂的沉重的電纜有些放在地面上，有些放在地板的金屬格子下面。成束的導線有些鑽進方形孔徑消失在幾米厚的混凝土里，有些重新鑽出來，伸到架板上，在天花板下伸展着，再聚集成束，然後分散為幾條綫路。這個長廊是物理研究所的中樞神經系統。

幾個人順着走廊很快地走着。先頭有兩個人：瘦瘦的小老头（這是辛卓夫教授）和身材高大的健壯的小伙子（米佳·古謝夫）。跟在他倆身後的是身材不高但很結實的瓦辛卡，還有幾個十分焦急的工作人員。

辛卓夫一邊走着一邊吵吵嚷嚷地說着什麼。從各個房間里和混凝土門洞里，人們不斷地跳了出來。迎着辛卓夫跑來了一個肥胖笨重的人，——他是研究所的所長布托夫。

“巴維爾·杰米揚諾維奇！”辛卓夫大聲說道。“吻我吧。祝賀我吧！”

“你搞出什麼事來啦？”

“不願意聽，那就算了……”

“你搞出什麼事來啦？！”

辛卓夫站下。

“我們得到了完全電離的等離子體。這就是我搞出來的事！這個時刻我等了五年了！”他又急速地向前走去。

布托夫和他并排走着。

“反应堆出了什么问题啦？”

“啊……反正新的在造哪……”

“那里出了什么事啦，我在问你呀？！”

“你问什么？你问什么？就算是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事情既然成功，你就不该再责问了！我得到了等离子体，这就是我要说的一切！……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您得请我喝半公升。最好是白兰地。”

“白兰地就白兰地……”

布托夫拦住古谢夫。

“米佳！他在那搞出什么事来啦？”

“他毁了自己。”古谢夫说。

极为震惊的布托夫一把抓住了古谢夫的手，望着向长廊深处走去的辛卓夫。

“谢苗·伊里奇呢？”从那边传来的声音。“结果是我对啦！……达涅奇卡，跳舞吧！我们的大街上也有了喜庆的事啦！……”

“他是不是站在观察孔旁边了？”布托夫问。

“好像是……”

“好像站在那儿了，还是站在那儿了？！”布托夫大声地问。

“是站在那儿了。”古谢夫说道。

“上帝呀……那么你呢？”

古谢夫一声不响地摆了摆手就跑去追辛卓夫。

“巴維爾·杰米揚諾維奇，您好。”瓦辛卡一邊跑着一邊說。

“你們等一下！你們誰能給我講清楚那究竟出了什么事啦？”

“反應堆的反應已經接近紅綫了。”瓦辛卡喘吁吁地說道。“康斯坦丁·伊萬諾維奇想要得到等離子體……他愈開愈大……精神過於集中了……忘了計算，看來……”

“到底是怎麼樣了？！”

“還能怎麼樣？反應堆當然也就報銷了……”

“古謝夫當時在哪兒？”

“不知道……”

莫斯科，傍晚。汽車來來往往，川流不息。濕漉漉的柏油馬路。市郊公路。航空港。一輛小轎車駛來停下。

從小轎車里下來了兩個人：男的身體胖胖的，个子很高，戴着軟毛帽子，穿着寬大的厚实的大衣。他叫伊里亞·庫里科夫。女的二十六七歲。她長得很漂亮，穿戴也很好。她叫廖莉亞。

“總是有些不愉快的事情。”庫里科夫抬頭望着黑糊糊的天空，說道。

“什麼？”

“你聽見了？”

“飛機？”

她聳了聳肩膀。一架噴氣式飛機發着唿哨聲飛向深遠

的黑暗中去。

“真是習慣性的联想。”庫里科夫說道。“一想到航空总要联系到战争……請問，去新西伯利亞在哪兒剪票？这个手势是表示在那兒，在大厅里？謝謝您。……”

他們靠近鑲着玻璃的走廊走着。孤零零几个旅客在强烈的藍光照射下打着瞌睡。

“总之，一想起来就叫人討厭。”庫里科夫溫厚地繼續說，“在地球的那一边，有那么五六个人在决定……挺漂亮呀。”他突然說了一句。这是指走过去的一个姑娘。

廖莉亞笑了：

“非常漂亮……”

“我談什么問題来的？唔对了，……他們在决定我不能活命，我今天能不能吃晚飯。說起来，一个月以前，我見過他們。沒什麼特別了不起的。个个都比你我愚蠢。”

“他們什么也决定不了，伊留沙。”

“廖列奇卡，亲爱的，我們俩都是研究物理学的，我們很清楚，容器里的液体可以加热到很高的溫度，如果同时增加压力的話。但是这决不能无休止的增加，因为那样做，任何一个容器都非要爆炸不可。你不認為，我們地球的溫度可以說已經达到了十分危險的程度了嗎？”

他們来到月台上，走近柵栏，站在那里，两人的手指碰在一起。馬达轟鳴声。两个十分年輕的女服务員談笑着走过去。一輛加油車在照明灯光照耀下慢慢地駛行着。在昏暗中，一架架飞机的銀灰色的巨大軀体显得分外明

显。

“你为什么老是想尽办法吓唬我？”廖莉亞問道。

“隔代遺傳現象。”庫里科夫嚴肅地回答說。“可見
在石器時代真正的男子一定是有一種使女人恐怖的魄力
……”

這時，擴音器在頭頂上開始廣播。

“旅客們請注意：下一次是從莫斯科飛往新西伯利亞
的第十八次班機。現在可以上飛機啦。”

“圍好圍巾，扣好鈕扣。”廖莉亞說。

“簡而言之：我應該對米佳說什麼？”

“又要從頭來！你全對他講清楚好啦。你告訴他，說
我已經向你求婚了。那封信你沒丟吧？”

“大概沒丟……你看在這兒。”

“我都寫在那上面了。你告訴他，說我厭倦了……”

“好吧，我一見了他就對他講，說我們可以說已經決
定結婚了，說你厭倦了……可是，是什麼使你厭倦了？”

“主要的是他使我厭倦。其中個別的情況你也使我厭
倦。”

“唔，是這樣……你能不能告訴我：你跟米佳發生什
麼事情啦？”庫里科夫問。

廖莉亞抬起眼睛看着他。

“一切都發生了。”

“‘一切’是什麼？”

“算了，你別裝糊塗了。”

“这样……可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你厭倦了？”

“我厭倦是因为这个事他拖了六年啦。是因为这些年里他到莫斯科来过四……不，五次……呆在‘乌克兰’旅館……‘旅行者’旅館……有时我同房間的女朋友去看电影了，就呆在我那里……后来就連他的影子也看不到了。你会同意吧，这样弄来弄去真会使人难以忍受……”

“他爱你嗎？”庫里科夫鎖紧眉头問道。

“他爱——他不爱……唉，現在談这个有什么意义？我們不已經决定結婚了嘛……”

“是啊，大体上說来，当然是决定了……”

“这样吧，还是我自己去吧。把票給我！……”她从庫里科夫手里夺飞机票。“你放心，我一定把該說的話全都对他說了。把皮包給我！”

“你別胡来！”

“把皮包給我！你那里边都有什么？”

“睡衣和刮臉刀。”

“行啊！”她抓住皮包。

“別胡来啦，廖莉亞！”

“值班員同志！庫里科夫公民不去了，我拿他的票乘这次飞机可以嗎？”

“庫里科夫公民走不了啦。”站在机場出口的值班員說。

“为什么我走不了啦？”

“您只能搭下一班飞机了。”

“这是因为什么？”

“这一班需要减去一位乘客。”

“可是为什么偏偏要减我呢？也许我是最需要搭这一班的！”

“您买的是最后一張票。”

“他要搭这一班飞机走的。”廖莉亞說。

“我全明白了。”庫里科夫說。“这是突然有一个重要的大人物要乘这班飞机。”

“你告訴他，你是誰。”廖莉亞說。

“这沒有用处。”值班員头也沒回說道。

“这有用处。”

一个中年以上的人拿着手提包匆匆忙忙走到值班員跟前。

“我沒耽誤了吧？”

“是波克罗夫斯基同志嗎？請上飞机！”

“教授！”庫里科夫揚声地說。“原来这是由于您的关照啊？”

“这好像是庫里科夫？”教授向他伸过一只手来。

“唔，什么風把你吹到这来啦？”庫里科夫問道。

“我去那兒……有專机送我們去新西伯利亞。”

“他們是一起的？”值班員态度緩和下来，問廖莉亞。

“您可以看得出来……”

她把皮包和飞机票还給庫里科夫。